

稻草人

叶圣陶

专集

我爱阅读
青少年经典文库



亲近名人生活 走进大师思想 学习经典文章

值得珍藏一生的华美文字，不容错过半篇的精彩文章！

一位杰出的作家、教育家和出版家，中国现代童话创作的拓荒者
一段绚丽的童话人生，一朵馨香的文字之花，一种真实的世间百态

书香童年[®]
SHUXIANGTONGNIAN

我爱阅读
青少年经典文库

叶

圣陶
专集

稻草人

江苏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稻草人 / 叶圣陶著. — 南京: 江苏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4.6

(我爱阅读·青少年经典文库)

ISBN 978-7-5346-8368-8

I. ①稻… II. ①叶… III. ①童话-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8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02812号

书 名 我爱阅读·青少年经典文库——稻草人

作 者 叶圣陶
策划设计 书香童年
责任编辑 李 燕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
地 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杭州乐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00×1000毫米 1/16
印 张 13
字 数 127千字
版 次 2014年6月第1版 2014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46-8368-8
定 价 22.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直接与承印者联系调换。)

目录

Mu Lu

晓行	1		
深夜的食品	13		
希望	18		
在西安看的戏	26	没有秋虫的地方	107
荣宝斋的贡献	35	看月	110
卖白果	39	三种船	113
过节	43	藕与莼菜	125
骑马	46	说书	131
我们的骄傲	52	两法师	136
“相濡以沫”	59	揸枪的生活	145
过三峡	62	牵牛花	152
游临潼	71	将离	155
小蚬的回家	82	春联儿	161
稻草人	86	记佩弦来沪	166
昆曲	98	五月三十一日急雨中	173
驾长	103	记游洞庭西山	178
		游了三个湖	186
		记金华的两个岩洞	195
		思考题	201



晓 行

“岸滩的草和傍岸的树映入池中，倒影比本身绿得更鲜嫩，更可爱。”作者喜欢晨光，喜欢清晨，喜欢晓行。在这个过程中，作者默默体验着充斥在自己内心的一切瞬息万变的感情。但他却把自己的意图和感情隐藏在客观的叙述之中，隐藏在文字情节的发展之中。

文中的那一句正泄露了作者自己的秘密：“我只觉得无可奈何，同时也遗忘了一切，这是一种不可描绘的情绪，过后思量，竟是我生享受美感的很满足的一回。”

这篇《晓行》，是一首典雅的，优美的人生之诗。

朝阳还没升高，我经过田野间，四望景物，非常秀丽且静穆。一带村树都作浅黛可爱的颜色，似乎正在浮动。我便忆起初见西湖时的情绪：那时是初夏的朝晨，出了钱塘门，经过了一带石壁，忽然间全湖在目。环湖的浅青的山色含有神秘而不可说的美，我只觉无可奈何，同时也遗忘了一切。这是一种不可描绘的情绪，过后思量，竟是我生享受美感的很满足的一回。现在那些远处的村树仿佛是连绵的青山，而我所得的印象又与初到西湖时相似，然则我不是野行，竟是在湖上荡桨了。我原有点渴忆西湖呢，不料无意间得到了替代的安慰。

田里的麦全已割去。农人将泥土翻转来，更车了河水进来浸润着，预备种稻。已成形而还不曾长足的蛙就得了新的领土。他们狭小的喉咙里发出阔大而烦躁的声音，彼此应和，连成一片。他们大多蹲在高出水面的泥块上，或从此处跳到彼处；头部仰起，留心看去可以看见他们白色的胸部在那里鼓动。当我经过他们近旁的时候，他们顺次停止了鸣声，极轻便地没入水中。不一会，我离他们较远，一片噪音又在我背后喧闹了。

印有人及家畜的足迹的泥路上竟没一棵草。两旁却丛生野草，大部分是禾本科的植物，开着各色的小花——除了昆虫恐怕再没有注意它们的了。细小而晶莹可爱的露珠附着在花和叶上，很有可玩的意趣。远处粪肥的气味微微地送入我的鼻管，充满着农田生活的感觉，使我否认先前的假想：我并不在清游雅玩的西湖上。





朝阳还没升高，我经过田野间，四望景物，非常秀丽且静穆。一带村树都作浅黛可爱的颜色，似乎正在浮动。

我走到一个池旁。岸滩的草和傍岸的树映入池中，倒影比本身绿得更鲜嫩，更可爱。这时候池面还没受日光的照耀，深蓝色的静定的池水满含着沉默。池面的一角浮着萍叶，数叶攒聚处矗起些桂黄色的小花——记得前几天还没有呢。偶然有些小鱼游近水面，才起极轻微的波纹，或者使萍花略微颤动。

靠着池的东南岸是一所破旧的农舍，屋后有一个水埠通到池面。我信足走去，已到了那所屋舍的前面。一扇板门开着，里面只见些破的台凳和高低不平的泥地。门旁两扇板窗都撑起，一个女孩儿站在窗下。屋前一方地和屋的面积一样大，铺着长方的小砖，是他们的曝场。

那女孩儿有略带红色的头发，非常稀疏，仅能编成一条小辫子；面孔很瘦削，呈淡黄色；眼光作茫昧的瞪视。她见了我，只是对我看，仿佛我身上丛集着什么疑讶。

我不曾走过这条路，看前面都种着豆，不见通路，疑是不能通过的了，便问她道：“从这里可以到那条河边么？”这个问讯减损了她疑讶的神情的大部分，她点头道：“转过去就是。”我答应了一声，再往前去。她又说：“但是豆叶上全是露水，要沾湿你的衣裳和鞋。”我说“不要紧”，就分开两边的豆茎，顺着很狭的田岸走去。我虽然没听她的话，心里却感激她对于我——她的不相识者——的好意。

走完了种豆的地方到河岸，我的鞋和衣裳的下半截真湿了。

河水和池水一样地深蓝和静定，但因潜隐的流动有几处发出光亮。对岸的田里有几个农人在那里工作，因田地的空旷显出他们的微小。和平而轻淡的阳光照到田面，就像对一切给与无限的生意，一条田岸，一方泥土，和农人手里的一柄锄头，都似乎物质里面含有内在的精神。

我站着望了一会，便沿着河走。在我的前路有两个农人在那里车水：一架手摇水车^①设在岸滩，他们俩各执一个柄摇动机关，引河水到田里。不多时我已到了他们俩眼前。一个农人非常高大，露出的皮肤全是酱一般的颜色；面部皱纹很多，有巨大的眼睛和鼻子。他约摸四十多岁。又一个二十出头的年纪，面目很像城市间的读书人；皮肤也不至于深赤；但是他四肢的发达的肌肉可以证明他是久操农作的人。他们俩只顾工作，非但不交一语，并且不看一看共同操作的伴侣。这个情形无论到什么地方都可遇见，锯开一段木头的两个木匠，同一作台的两个裁缝，都是好像没有第二个人在他们旁边似的。旁人看着他们，就要想他们何以耐得这般寂寞。其实旁人不就是他们，究竟寂寞与否怎便能断定呢！

水车引起的水经过一条临时掘成的沟流到田里。那条沟横断我的前路，而且有好些湿泥壅在两旁。我提起了衣服，正要跨过

① 水车：又称孔明车，是我国最古老的农业灌溉工具，也是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相传为汉灵帝时华岚造出雏形，经三国时孔明改造完善后在蜀国推广使用，隋唐时广泛用于农业灌溉，至今已有1700余年历史。

那条沟，那个年长的农人笑着对我说：“须留心跨，防跌跤。”他说时两手停了工作，那个年轻的也停了，繁喧的水车声便戛然而止。

我说：“不妨事，我能跨。”身体略一腾跃，已过了小沟。我来这一条未尝走惯的路上觉得一切的景物都新鲜，看农人车水也有趣味，时光又很早，所以就停了脚步。

他们俩见我过了小沟，便继续他们的工作。那年长的看着我问道，“先生是在那边学堂里的么？”

“是的。”

“那里的学生不止二三百吧？”

“不错，四百有余。”

“那些学生真开心，我从你们墙外走过，只听见他们笑和闹。大约不会有逃学的了。”

“逃学的确然没有。”停了一会，我问他道，“今年的麦收成想还不差，结实的时候不曾有过大风雨呢。”

“今年很好，五六年没有这样的收成了。”

“现在你这块田预备种稻了？”

“是的，”他指着五十步外一方秧田说，“那里的秧已长得那么高，赶紧要插了。”

我望那方秧田，柔细而嫩绿的秧生得非常整齐，好似一方绿绒。那种绿色是自然的色彩，决不能在画幅中看见，真足以迷醉人的心目。

他接着说：“我们在这田里车足了水，更犁松了泥土，就可以插秧。至迟到后天下午我们必得插秧。”他说时脸上有一种欣悦的神采，更伴着简朴真挚的微笑。

我说：“此后你们要辛苦了，添水拔草等工作你们天天要做，四无遮盖的猛烈的太阳又专和你们为难。你们以为这些是苦楚不是？”

“我们的日子自然不及你们那么舒服，但是也不见得苦楚。你们看我们以为苦楚，其实我们是惯了。我们乡村里的人谁不曾将两腿没在水田里尽浸？谁不曾将身体挺在太阳光中尽晒？我们从小到大都是这样，管什么苦楚不苦楚？”

“你们一定爱你们田里种的东西。”

“那自然，那是我们的性命。我们看它们很顺遂地发达起来，就好比我们的性命更为坚固且长久。前年那些天杀的小虫来吃我们的稻：一块田里的稻都已开花，忽然每棵稻的中段都折了，茎也枯萎了。留心看去，都是那些天杀的在那里作恶！我们没有法想，只对着稻田叹气！”他引起了以往的愤恨，语音便沉重且有停顿——这是乡村中人普通的愤恨的象征。

“你们为什么不捕捉？城里曾经派出许多人员教你们预防和捕捉的法子。”

“预防呢，我们不很相信那叫也叫不清楚的药料。晚上点了灯，盛了油，待他们来投死，确是个靠得住的法子，但是要大家一齐

做才行——这怎么办得到呢？独有一两家这么做，自己田里的捉完了，别家田里的吃到没得吃了，就难民一般地搬了来，还是个捉如未捉。”

“前年的灾情真厉害。去年好些吧？”

“好些，”他冷笑着说，“但是总不能灭尽！他们作恶一连十几年，哪一年不和我们为难，至多恶毒得轻些罢了。”

“田主减收你们的田租吧？”

“总算减短些。”他仍旧冷笑。

“减短多少呢？”

“不一定。他们中间很有几家专会用取巧的法子。他们所有的田不一定全受虫灾，但是被灾的多，便统打个九折收租。他们的意思并不是要没受灾害的得些好处，简直是使受灾的更受些灾害！然而他们有他们的说法，‘唯有这样才便于计算；否则怎能一块一块田都看到，确定出应收的成数呢？’又有几家，他们先抛大了米价，却挂出牌子来说田租统打七五折。大家听了这一句，以为他们的租轻松些，便争先缴租给他们。到末了他们的收数独多，还是他们占了便宜。”

“前年你的田租打了几折？”

“我么？”他摇动水车格外用力，借此发泄他的不平，“自然是九折！先生可知道我种的谁家的田？”

“不知道。”

“邵和之，他的家就在你们学校的东面，先生总该知道。”

我便想起常在沿街的茶馆里坐着的那个人。他每天坐在靠墙角的桌旁。瘦削的两颊向里低陷；短视的眼睛从眼镜里放出冷酷的光；额上常有皱纹，因为常在那里思虑；总之，他的面孔全部含着计算的意思。我不曾见他和别的茶客谈话，除了和催甲或差吏计议农人积欠的田租的数目。——我所知于他的只有这些，但总算是知道他的，便答应那农人道：“我知道。”

“你想，我种的田就是他的，自然是九折了！”

“我不很知道他的底细，他收租很厉害么？”

“厉害！”他停了一会，又说，“田主收租谁都厉害，手段硬些软些罢了。邵大爷是惯用硬功的大王。”

“怎见得呢？”

“他算出来的数目就好比石头的山，不能移动一分。任你向他诉说恳求，巴望他减短一点，他的头总不肯点一点。欠了他的租，他就派差吏来叫去，由他说一个日期，约定到那一天必须缴还。他那双眼睛真可怕，望着他怎敢再求，只有答应下来，回来想法子，借债当东西全都做到，只求不再看他那双可怕的眼睛。”

他们俩停了手，挺一挺腰，望着四围舒一舒气，预备休息一会。河面忽然有一个声音，好似谁投了一块砖石。我无意地自语道：“什么？”看河面时，水花慢慢地扩散开来，最大的一圈已碰着对岸而消灭了。

那年轻的农人用艳羨的语气说：“该是一尾好大的鲤鱼。”他说时注视着河面。

“那位邵大爷，”年长的农人向我说，因为水车停了，显出他声音的响亮，“他有一次真是石头一般地定心，叫人万万学不来。他坐了船到东面杨家村里去收租。一家人家同他约了那一天的期，但是竟没法想，一个钱也弄不到。那个男子情急了，看见船摇进村，便发痴一般地避到屋后的茅厕里。差吏进门要人时，只见一个女人，知是避开了，略一搜寻，便从茅厕里把他拖了出来。那男子十分慌张，嘴里却说：‘我已有了钱，今天统可还清。’差吏听说，自然放了手。哪知那男子拔脚飞跑，竟往河里一跳！看见的人齐喊起来，一会儿村人都奔了出来。水里的人已冒了几冒，沉下去了。那时候邵大爷的舟子见将有人命交涉，恐怕被村人打沉了他的船，急急解缆想要逃走。你知那位邵大爷怎样？他跨上船头喝住舟子不许解缆。他的脸上毫没着急的意思，大声对岸上的人说：‘欠租是何等重大的罪名！他便溺死了，还是要向他女人算！’那时村人个个着急，听邵大爷的说法又觉得不错，哪还有劲儿打他的船，只拼命将河里的人救了起来。后来那个男子还是卖掉了留着自己吃的一石米，还清了租，才算了结。”

我听了这一段叙述，心里起一种憎恨的情绪，但并不只为那个姓邵的。因此，我低头望着河水——那时已不是深蓝的颜色，因为太阳升高了，——不答说什么，只发出个“哦”的声音。

“种了这种人的田，客客气气早日还租就是便宜。”他一手撑在水车的木桩上，以很有经验的神情向我这么说。

“像你，种田过活，还过得去吧？”我想和我对面的人或者也曾受过严酷的逼迫，所以急切地问他。

“多谢先生，我还算过得去。单靠这几亩田是不济事的。我另有几亩烂田，一年两熟半，贴补我不少呢。”

“那就舒服了。”我如同身受那么安慰。

水车的机关又转动了，河水汨汨地流入田里。我想我的工作快要开始了，怎能只看着他人工作呢？我对那农人说：“他日再同你谈吧。”便向前走去。

水车的声音里带一个似乎很远的人语声——“改日再会”——在我的背后。

1921年6月11日

深夜的食品

本文把特写镜头对准了夜上海，对整日浑浑噩噩、无所事事的小市民及其灰色卑琐的人生，作了针砭。

有闲阶级的夜生活，是上海的一大特色，这个特色催生了其他形形色色的景观，比如为夜生活服务的夜宵叫卖者以及他们所卖的食品——五香茶叶蛋、卖火腿热粽子，卖五香豆腐干，等等。

叶圣陶喜欢写实，喜欢在文字里反映人生。在《深夜的食品》的字里行间，有闲者的寄生奢糜生活被描绘得活灵活现。还等什么呢，快去读读吧！